

王 煙 · 著

明清思想家論集

王 煒 · 著

明清思想家論集

70·0468

•12009•

明清思想家論集

著者 王必成焜

發行人 王必成

臺北市志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電話：七〇〇七四五五一五九號
郵摺：一〇〇五五五九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初版

定價：新台幣二五〇元

15.1

明清思想家論集

王 煙撰 民國70年 臺北市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

1,139面 21公分

I. 王 煙撰

126. 07

843

NT\$ 250.00

目錄

李卓吾雜揉儒道法佛四家思想	一
呂坤的太極（元氣）一元論與自（必）然、當然、偶然說	六一
明末淨土宗蓮池大師雲棲株宏之佛化儒道及其逼近耆那教與反	六二
駁天主教	一一
釋德清（憨山老人）融攝儒道兩家思想以論佛性	一六五
讀方以智《東西均》	二二一
薛福成之天文、生物、生理知識及其社會、政治、宗教思想述評	二三一
嚴復之師吳汝綸的西學	二三五
章太炎進化觀評析	三〇五
	三二五

李卓吾雜揉儒道法佛四家思想

美國的心理哲學家占姆士將自我分成三層：①物質我（形軀，妻子，房屋）；②社會我（他的寶貴意見，名譽，光榮）；③精神我（辯論之能力，道德）。¹。他曾說偉人是社會接納或排斥的生物學之「變種」（mutant 乃因突變而產生的新品種）。²。明代泰州學派的何心隱（一五七一—一五七九）³和李贊（一五二七—一六〇一）都是受社會接納而被權貴害死的偉人，都抱

¹ William James, *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*, New York: Henry Holt & Co., 1890, I, 291.

² "Great Men and Their Environments" (1880) in William James, *The Will To Believe*, London: Longmans, Green & Co., 1912. 按占氏（一八四二—一九一〇）生於紐約，大半生都在哈佛大學渡過，廿九歲作解剖學講師時，開始其學術生涯，與杜威及數學家 Peirce 與社會學家 George Herbert Mead 代表美國的實用主義。

³ 容肇祖除撰《李卓吾年譜》及《李卓吾評傳》外，又著①《何心隱及其思想》，見《輔仁學誌》，VI, 1—11，一九三一，一二九一—一七〇；②《何心隱集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六〇。容氏另撰《明代思想史》，上海：開明書店，一九四一；臺北：開明書店，一九六二。其中第七章談胡直、何李二氏及焦竑。然文甫著有①《李卓吾與左派王學》，見《河南大學學報》，I—I，一九三四，一—八；②《左派王學》，上海：開明書店，一九三四；③《晚明思想》，重慶，商務印書館。吳澤著有《佛教徒李卓吾》，上海：東方學出版社，一九四九。朱謙之曾撰《李贊——

崇高的道德理想，具备锋利的辯才與嚴謹的操守，臻致高級的「精神我」。他們身後的聲譽盛於生前，同有崎型的「社會我」。至於「物質我」，李氏《何心隱論》云：「凡世之人靡（無）不自厚其生，公獨不肯治生。公家世饒財者也，公獨棄置不事，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。……公誦法孔子者也。……孔子之道，其難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，以羣賢爲命而不以田宅爲命。……人倫有五，公舍其四，而獨置身於師友賢聖之間，則偏枯不可以爲訓。……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……妄肆譏詆，……」⁴ 李卓吾欣賞何氏的輕視物質，反對世俗抨擊何氏爲捨棄四倫。由於缺乏婚姻生活，何氏《論友》一文遂謂「天地交曰泰（《周易》泰卦義），交盡於友也。」李氏不至於片面強調友誼，但像詩佛王維喪妻後受佛教陶冶而不續弦⁵。他的家境比何心也。

十六世紀中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者》，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五七。據辛《關於何心隱的著作》，見《歷史研究》，IX，一九五八。歐美不少人以李平吾爲博士論文主題，極少專書。「亞洲及比較哲學會」出版的第一本專論，就是《聖人與社會：何心隱之生活與思想》—Ronald G. Diemberg, *The Sage and Society: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o Hsin-yin*, Monograph No. 1 of the 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, Honolulu: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, 1974。此書頁一四一亦引李氏《何心隱論》所謂「彼其含忍稱寬者，皆其未嘗識面」夫；其坐視公之死，反從而下石者，則盡其衆徒講學之人」的大意，但是未能指出此文名稱及出處。頁二「辨師」Ch'aniest 誤作 Chanist，頁一七〇「第三」3rd 錄成 3d；中文字頭、館、陰、德、義、統、祭等皆誤。

《焚書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五三，八八—九〇。

⁵ 「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」及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」《李贄的家世、故居及其墓碑》，見《文物》，一，一九七五。按今福建省晉江縣有泉州市，乃李氏故鄉。其妻姓黃，錢謙益《列朝詩集閩集》卷三《李贄小傳》所云「早老多病寡欲，妻莊夫人生一女。」似據《履年表》而誤黃爲莊。

隱富裕，先祖乃海外貿易巨商，且嘗作琉球（今日本沖繩島）譯員⁶。李贊的三世叔祖林廣齊開罪姓徐的御史，被控謀反，在一四二一年逃奔南安時改姓李⁷。此似傳說中嵇康的祖先避仇至稽山，而將奚姓改成嵇而對這新字賦予奚音。何心隱亦因得罪於張居正與嚴嵩而改姓，原名梁汝元只用了四十四年。嵇、何、李三者同具強烈的正義感，可惜未能明哲保身，只能成爲破僞善、反權奸（如嚴嵩）的犧牲者。近代外國學人頗注意中國在政治宗教上的逼害，甚至將李氏比擬憐惜他的名僧紫柏達觀（真可）⁸。然而紫柏痕死獄中，卓吾則以剃刀自刎。

明代諸學派以泰州學派最駭雜，此派又以李贊思想最雜，雜於主張融合三教的明末四大名僧，簡直可謂儒、道、墨、法、佛、回六不像⁹。他的著作尙算豐富，侯外廬分它爲三部

⁶ 同⁵，頁三九。我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參觀沖繩島的「海洋博覽會」，見島上民居及墳墓仍屬中國式，中國文化潛存於該島。

⁷ 同⁵，頁三六。

⁸ 如下列三文：① Charles O. Hucker, "The Tung-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," in John K. Fairbank, ed. *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*, Chicago and 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57, 144-5; ② Wm. Theodore de Bary, "Some Common Tendencies in Neo-Confucianism," in David S. Nivison and Arthur F. Wright, *Confucianism in Action*,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, 30; ③ Araki Kengo, "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," in de Bary and the Conference on Seventeenth-Century Chinese Thought, eds. *The Unfolding of Neo-Confucianism*, New York and London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75, 48, 60.

⁹ 我在澳門的孫中山先生紀念館見一隻怪獸「四不像」之標本，惟及體貌與四不像可有「四不像」；N最低限度是整數三。如果為二，則索性合併此兩項作新名，如駝馬、鼠鹿、狗頭獮（狒狒）、貓頭鷹（鴟鴞）、狗熊、熊貓。

分¹⁰。首部是生前刻成的《藏書》、《焚書》、《初潭集》、《易因》¹¹、《王龍溪先生文錄鈔》。次部刻成於身後，包含《九正易因》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）、《李氏文集》（即《李溫陵集》）、《續藏書》、《續焚書》、《李氏叢書》、《李氏六書》、《卓吾老子三教妙述》、《陽明先生道學鈔》。末部乃《四書評》、《讀升庵集》、《枕中十書》、《世說新語補》、《坡仙集》、《評選三異人集》，經已真偽參半，遑論全屬贗品的《評殘唐五代演義》、《疑耀》¹²和《史綱評要》¹³！侯氏指出李氏祖先「奉命發船西洋，娶色目人，遂習其俗。」可見李氏血統可能非純中國的。侯氏繼謂：

李贊父祖皆回教徒，李贊本人，觀其臨老遺言，諱諱囑咐葬式，似亦信奉回教，但信仰不一，出入佛老。（見《林李宗譜》，廈門大學抄本）李贊妻黃氏，平生「必不輕履僧堂」，疑亦信奉回教。¹⁴。

一九七五年《文物》首期揭露李氏家族的二世祖在一三四七年娶「夷妣」，某祖又娶回教徒蒲壽

¹⁰ 侯氏主編《中國思想通史》，四下，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六〇，一〇四八—五一。侯氏另著《十六世紀中國的進步哲學思潮概述》，見《歷史研究》，X，一九五九，三九—五九。

¹¹ 侯氏但云「非李贊作」。按《四庫提要·雜家》謂作者是明代張鎧。顧然書名出自《莊子·齊物論》「滑獫之燭，聖人之所圖也。」圖字可指謀取或規限或部署。

¹² 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出版《史綱評要》三冊，「出版說明」贊為「李贊尊法反儒的重要著作之一」。一九七七年《文物》八期崔文印《談史綱評要的真偽問題》一文徹底推翻此說。

¹³ 《中國思想通史》，四下，一〇三一。

¹⁴ 《中國思想通史》，四下，一〇三一。

庚的後裔蒲氏，不少祖先皈依伊斯蘭教，採用「回制」葬於回教墓地。回教與耶教關係至密，李卓吾臨終三年內曾三度會見傳教士利瑪竇（利西泰），且云：

西泰「大西域」（歐洲）人也。到中國十萬餘里，初航海至南天竺（可能錫蘭）始知有佛，已走四萬餘里矣。及抵廣州南海（一五九九），然後知我大明國土先有堯、舜，後有周、孔。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，凡我國書籍無不讀，請先輩與訂音釋，請明於《四書》《性理》者解其大義，又請明於《六經》《疏義》者通其解說，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，作此間之文字，行此間之儀禮，是一極樸致（緻）人也。中極玲瓏，外極樸實，樓十人羣聚喧雜，譬對各得，傍不得以其間鬪之使亂。我所見人未有其比，非遇亢則遇諂，非露聰明則太悶悶，瞷瞷者，皆讓之矣。但不知到此何為，我已經三度相會，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。意其欲以所學易（改移或交換）吾周、孔之學，則又太愚，恐非是爾。¹⁵。

李卓吾頌讚利氏專心、好學、聰慧、能幹，但是不甚了解傳教士虛心熟習中國文化的終極目標。他根本未嘗理解耶、回兩教，何況信仰！回教聖地麥加以東的清真寺皆向西，以西的清真寺都朝東，恐怕他也未知。七十五歲時他遺言身後白布蓋尸，土坑埋葬，但未吩咐方向。侯外廬說「似從回教葬儀」¹⁶，當然僅能懷疑而不能確定。我不相信李氏思想蘊涵耶、回兩教成素，所以下文

15 《續焚書·與友人書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，三五。李氏《贈利西泰》詩云：「遠遙下北溟，遠還向南征。利利樣名姓，仙山紀水程。回頭十萬里，舉目九重城。觀國之光未？中天日正明。」見《焚書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，六，二四七。

16 《中國思想通史》，四下，一〇四七。

只分儒、道、法、佛四部。至於他的《墨家批選》，大致在維護兼愛和節葬，本文不研究它。

一 儒家思想

李贊的悲劇性死亡略似蘇格拉底。雅典有些貴人控訴蘇氏不信雅典諸神和腐蝕青年心靈，僞善的「禮科給事中」張問達彈劾李氏「惑亂人心」、「狂誕悖戾」、「肆行不簡」、「刺謬不經」。兩者同受青年愛戴，因為青年較不虛偽。重智的蘇氏抨擊心智的虛偽，重德的李氏猛攻道德的虛偽。柏拉圖《對話錄·辯白》(Apology)一篇是蘇氏巧妙的自我辯護，可憐李卓吾僅能作最簡單的自辯：「罪人著書甚多，具在，於聖（儒）教有益無損！」¹⁷ 他的確自信改善儒家哲學。蘇氏放棄幾個逃走良機以示守法，無巧不成話，未知古希臘哲人的李贊亦對長老云：「聞分巡之道欲以法治我，此則治命，決不可違也。若他往，是違治命矣，豈出家守法戒者之所宜乎！止矣止矣，寧受枉而死以奉治命，決不敢僥倖苟免以逆治命，是的也。」¹⁸ 這令人想起他描述何心隱所言「人莫不畏死，公獨不畏，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。」¹⁹ 也許蘇、何、李三人像耶穌和布儒諾²⁰、紫柏等以殉道增強精神的不朽。他將何心隱比作「有悔」的「亢龍」，此譬喻可適用於

¹⁷ 袁中道《李溫陵傳》，見《焚書》前文，四一五。

《續焚書·與臧老》，一，一八。

《焚書·何心隱論》，三，八八。

²⁰ Giordano Bruno (1548?–1600) 堅持太陽中心說，違反羅馬教庭御准的地球中心說，遂被誘返羅馬焚斬。至於蘇氏守法，可讀 A. D. Woozley, *Law and Obedience: The Arguments of Plato's Critic*.

任何殉道的烈士，儘管烈士自身不悔。道家否定殉道，儒、墨卻謳歌殉道。

孔子酷愛《易經》。李氏曾「與弱侯（焦竑）刻夜讀《易》，每夜一卦。蓋夜靜無雜事，亦無雜客，只有相信五六輩辯質到二鼓耳。」²¹「夜夜相聚讀《易》，千古快事！」²²孟子讚揚殺身成仁、捨身取義。李氏批評宋儒王半山的俗見云：

半山謂荆軻菴於燕，故為燕太子丹報秦。信斯言也，亦謂呂尚菴於周，故為周伐紂乎？相知在心，豈在菴也，半山之見醜矣。且荆軻亦何曾識燕丹哉！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，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。荆軻至是，雖欲不死，不可得矣。……醜哉宋儒之見，彼豈知英雄之心乎！蓋古人貴成事，必殺身以成之；捨不得身，成不得事矣。²³。

王半山認為荆軻刺秦王爲了報蒙養之恩，李卓吾相信荆卿清高得超過生死利害的計較。重義輕利，正是孟學要旨。孟子珍惜赤子之心，李卓吾發揮云：

夫童心者，絕假純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卻童心，便失卻真心，便失卻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復有初矣。……夫心之初曷可失也！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？蓋方其始也，有聞見從耳目而入，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。其長也，有道理從聞見而入，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聞見日以益多，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，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；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，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夫道理聞

²¹ 《續焚書·復劉肖川》，一，二九。

²² 《續焚書·與汪鼎甫》，一，四七。

²³ 《焚書·王半山》，五，二二〇。

見，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。古之聖人，曷嘗不讀書哉！然縱不讀書，童心固自在也；縱多讀書，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，非……反障之也。……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？童心既障，於是發而為言語，則言語不由衷；見而為政事，則政事無根柢；著而為文辭，則文辭不能達。非內含於章美也，非篤實生輝光也，欲求一句有德之言，卒不可得。……豈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？……無所不假，則無所不喜。

此段實以道、佛兩家的反智主義闡揚《孟子》和張載《正蒙·大心》篇。然而李氏在結論痛貶儒家古典，否定儒聖的絕對權威云：

夫《六經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，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，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。又不然，則其迂闊門徒、懵懂弟子記憶師說，有頭無尾，得後遺前，隨其所見，筆之於書。後學不察，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，決定自之為經矣，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？縱出自聖人，要亦有為而發，不過因病發藥，隨時處方，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、迂闊門徒云耳。藥醫假病，方難定執，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？然則《六經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，乃道學之口實，假人之淵藪也，斷斷乎其不可以語於童心之言明矣。嗚呼！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，童心未曾失者，而與之一言文哉²⁴！

老莊和禪宗的雙重影響下，李卓吾將儒家寶典一律視為權假方便的施設。因此他遠離正宗儒門，

²⁴ 《焚書·童心說》，三，九八—九九。

而比較欣賞荀子：

宋人謂卿之學不醇，故一傳於李斯，即有坑儒焚書之禍。夫弟子為惡而罪及師，有是理乎？若李斯可以累荀卿，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。《鹽鐵論》曰：「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，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。」卓吾子曰：使（如）李斯可以累荀卿，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。²⁵

焚坑之禍不應歸咎於荀子，教師不可能保證全體門徒的品行純正。俗語說得好：「樹大有枯枝」。李卓吾只提宋人，顯然已閱中唐韓愈《讀荀》一文：

周之衰，好事各以其說干時君，紛紛藉繕相亂，《六經》與百家之說錯雜，然老師大儒猶在。火於秦，黃老（即動詞「黃老化」或「道家化」）於漢，其存而醉者，孟軻氏而止耳，楊雄氏而止耳。及得荀氏書，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。考其醉時若不醉，要飯，與孔子異者鮮矣，抑猶在軻、雄之間乎？孔子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筆削《春秋》。合於道著之，離於道者黜去也。故《詩》、《春秋》無疵。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，附於聖人之籍，亦孔子之志歟？孟氏醉乎醉者也，荀與揚大醉而小疵。²⁶

依孔子，《詩》有興、觀、羣、怨四大功能。司馬遷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說「《小雅》怨謡而不亂」。李卓吾也肯定「怨」的積極意義云：

楊升菴（慎）……曰：「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『求仁得仁，又何怨』；今太史公作『伯夷

²⁵ 《文獻書·宋人識荀卿》，五，二一八。

傳》，滿腹是怒，此言殊不公也。」卓吾子曰：「何怒」是夫子說，「是怒」是司馬子長說。翻不怒以為怨，文為至精至妙也。何以怒？怒以暴之易暴，怨虞、夏之不作。怨逋飯之無從，怨周土之穢之不可食，遂含怨而餓死。此怨曷何少也？今學者唯不敢怨，故不成事。²⁷

事實上，宋明許多知識分子過度文弱懦怯。在《藏書·儒臣傳·德行門·德業儒臣》，李氏首先依次列舉荀子、孟子、揚雄，可能表示尊荀過於孟，最低限度並尊孟荀：

荀與孟同時，其才俱美，其文更雄傑，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。中間亦尊周、孔，然非俗所以尊者。亦排墨子，亦非十二子，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，所以非者。……凡人之生，「負陰而抱陽」（《老子》四二章），陽輕清而直上，故得之則為狂；陰堅凝而執固，故得之則為狷。……聖人者，中行之狂狷也。君子者，大而未化之聖人也。善人者，狂士之微稱也。有恆者，狷者之別名也。……惟其不學，則謂之善人；從事於學，則謂之君子；由有學而悟無學，則謂之中行。……學者不識善人之實，乃以廉潔、退讓、篤行、謹默之士當之，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為登善人之堂也。……曾點以狂而見道，曾參以狷而信道。……放勸（堯）狂而帝，文王狂而王，泰伯狂而伯（霸），……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，以至太公、周、召之列，皆狷也。微子狂而去，箕子狂而奴，比干狷而死。……管夷吾（仲）狂之魁也，漢高帝狂之神，文王狂之聖也。陶朱狂

²⁷ 《藏書·伯夷傳》，五，二一一。

而哲，子房（張良）狂而義。莊周、列禦寇，道家之所謂狂也。曹相國（參）、汲長孺（黯），道家之所謂狷也。皆能措刑於不用，已不勞而民安之矣。荀之與揚，聖門之所謂狂狷也。韓子（愈）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！若陶淵明肆於菊，東方朔肆於朝，阮嗣宗肆於目，劉伯倫、王無功之徒肆於酒，淳於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，皆狂之上乘者也。難之難者，其東方生乎？避世金馬門，以萬乘為僚友，所謂古之狂也肆，其在斯人歟？……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，是狷也。孟氏之所謂次也。猶言志至而氣即次之，謂不可以輕輕也。惟天之生狂者不數，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。……伍員以孝狷，屈平以忠狷，藺相如以勇狷，貫高²⁸以氣狷，魯仲連之倫以俠狷，天下後世但指以為一偏一世之士，未有知其修（長）者。……李謫仙、王摩詰，詩人之狂也。杜子美、孟浩然，詩人之狷也。韓退之文之狷，柳宗元文之狂，是又不可不知也。漢代兩司馬（相如、遷），一在前可稱狂，一在後可稱狷。狂者不軌於道，而狷者幾聖矣。……蘇氏兄弟（軾、辙），一為狂，一為狷。坡公論議、節概頗與謫仙相似。第狷有耿耿忠愛之意，卒至坎壈以死，亦其宜耳。當其時，君相知之矣。但所謂知公者，亦不過以其才之奇矣，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。其殆孔北海（融）禡正平（衡）之狂歟？嗟夫！世無孔子，則古今天下無真是非。世無司馬（遷），則誰為繼孔者？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。知狂狷，則知善人矣²⁹。

《藉書》和《續藏書》最長的按語，便是孟子傳後論狂狷此段。卓吾對先秦儒家實極敬仰，只恨

²⁸ 漢代趙王張良之相，生平見《漢書》卷三二。
²⁹ 《藏書·荀卿》三二，五一八；《孟軻》三二，五二一一五二二。

透某些宋明儒的矯情、迂腐、虛偽、懦怯和教條主義，說話又隨意揮灑，貌似亂經非聖，遂罹殺身之禍，遭紀曉嵐的斥責：

(焦竑) ³⁰ 友李贊，於贊之習氣沾染尤深。二人相率而為狂禪，贊至於詆孔子，而竑亦至崇楊、墨，與孟子為難。雖天地之大，無所不有，然不應妄誕至此也。³¹

焦李二氏的抨擊僵化教條絕非妄誕，而是歌頌眞性情，譬如俗儒說卓文君失身於司馬長卿，李贊謂「正獲身，非失身」³²。世俗讚美匡衡鑿壁借光，李氏卻唱反調云：「腐儒如匡衡輩，徇私忘國，妬賢嫉能，蓋千萬古一律矣。有志之士，是以長守貧賤，抱關擊柝而不悔也。」³³有感於楊慎《孝烈婦唐貴梅傳》，李氏偏激地說：「先王教化，只可行於窮鄉下邑，而不可行於冠裳濟濟之名區；只可行於三家村裏不識字之女兒，而不可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子。」³⁴原來悍淫的老家姑受賄於情夫，逼媳婦唐氏與他通奸，嚴刑無效而控訴她不孝。貪官毛玉受賄，對唐氏倍增酷刑。她堅拒「全吾名而汚吾姑」，遂於後園古梅樹下自懸殞命。李贊沒有批評她愚孝，反為讚她寧死不受辱，是烈而非孝。他的終極關注 (ultimate concern) 是讀書與德行毫無必然關係。

³⁰ 註 8 所引狄瑞等編著《新儒學之開展》有焦竑及其族逆程朱正統一文頗堪參閱。Edward T. Ch'ien, "Chiao Hung and the Revolt against Cheng-Chu Orthodoxy," 此文正確地指陳左派主學乃清代理學之一根源。

³¹ 紀昀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焦弱侯問答》，一二五；焦氏著《支談》可閱。

³² 《藏書·司馬相如》，三七，六二四—六二五。

³³ 《藏書·陳湯》，四八，八一。

³⁴ 《藏書·唐貴梅傳》，五，二〇九。